

宁波好书

幽蓝之下，生活渐渐显影

——评雷默长篇小说《水手》

应娟

对于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作家来说，那片神秘的海域似乎是他们难以绕开的书写场域。大洋深处的迷人气息潜伏在创作者的生命当中，经过漫长的发酵，势必在某个节点喷涌而出。在对中短篇小说创作驾轻就熟的基础上，雷默再一次完成了题材上的突破，创作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海上长篇。《水手》讲述的是一个少年在远洋航行中的成长故事，小说以《幽蓝》开篇，而“幽蓝”也奠定了小说整体的气质。

大海幽深蔚蓝，因其遥远，成了许多人逃离陆地的精神港湾。无论是想要逃避家庭的“我”，还是携带遗像上船的船长，都无法在世俗生活中心安理得落地。但雷默并未过多渲染大海作为精神归属地的价值意义，而是时刻强调“在海上仿佛只有活着才有价值”。《幽蓝》的叙事展开紧锣密鼓，初任水手的“我”当头就被泼了冷水，狗且耐不住寂寞跳海自杀，人又当如何？随后，当“我”发现那条狗最后沦为船上的一顿佳肴、王武所谓的精神生活不过是带点杂志聊以慰藉、船上的阶层甚至比陆地上更为分明时，水手的真实生活才渐渐显影。而在“我”仍然迷糊之际，却被摇晃的绳索重重一击，被无边无际的幽蓝吞没，又在危急关头被人搭救，王武代“我”而死。“我”终于惊醒，读者也同样骇然，原来远航并非驶向美好的远方，幽蓝的海域之下是深邃而诡谲的波动，苍茫的海面上，水手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生存。

一切看似吊诡的桥段变得合理。为王武举行海葬时，鲨鱼的出没一下子让沉默的人群变得活跃，安息日竟以鲨鱼宴结束，依依惜别的惆怅被水手们的欢呼声淹没，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情理之中的。船上的处世方式与陆上不同，水手们皆是饕餮食客视碎壳上的珍珠如敝屣，大家喝酒寻开心、打架寻释放，尽管每个人心里都



有深深的恐惧和难为人道的哀伤，但也只能将这些精神需求悬空，以过分张扬的狂欢来填补内心的空缺。雷默以粗犷豪放的笔墨呈现船上世俗的一面，小说是充分生活化的。

尽管创作者多以粗线条勾勒故事，但那些情感留白和细节铺陈所带来的延宕，仍然表明那片幽蓝之下有细腻暗流涌动。在王武生命垂危之际，一幅遗像暂缓了时间的流逝，此前总是不大正经的王武此刻得到了庄重的“注视”。他的目光变得柔和，若有若无的微笑，透露着释然，遗像上的人与“我”的联系、与王武的联系且不得而知，小说留下的悬念飘散于海面。船长的一声惊呼将众人的思绪拉回，“王武走了！”开篇至此结束，也至此达到小说的第一个高潮。在这份短暂的驻足、悬念的未解和收束的猝然里，王武的生命形象有了厚重丰盈的维度。

王武的事情告一段落，水手们便随船长登上纳古灯塔拜访守塔人。庄老头已是风烛残年，也许是预感自己大限将至，他拿出廉价的贝壳挂饰、鲜红的寿衣，“饶有趣味”地规划着将来的葬礼，本欲凝重的氛围很巧妙地让这些打破常规的细节冲淡。雷默密切关注小人物的隐忧，却不耽溺于书写悲痛，而是用亦重亦轻的笔

法，拉出和现实的距离。他擅长把庸俗的日常转化为深思的空间，也时常将生活的无常融入日常，个体难以承受的灾难落到琐碎的生活中，都不是命运运行轨迹中的一环。在海水亘古不变的流淌下，老人与世界告别的悲伤、女子失去孩子的悲痛、水手们的欲望喧嚣都被举重若轻地化解，留下的只有大海和光明馈赠的平和、智慧。

“我”接受这些滋养而继续航行，迎面而来的是对水手的真正考验。钓鱿鱼、进冻、出冻、杀鱿鱼，这两章的书写酣畅淋漓，混杂着狂躁的怒气和新鲜的血液。漂浮于大洋的身心，被坚硬的鱼线拉扯，被手上的厚茧抚摸，经历极致的疲惫后慢慢攀升起坚韧的力量和柔软的情感。“我”看到太平洋上原始部落人的捕猎方式，见证了白化的珊瑚礁，目睹报恩的座头鲸演绎着自然的吐纳和轮回。在海洋丰饶的矿藏前想到匮乏的深渊，“我”对世界的认知不断被海域悠久的历史、无限的包容与柔和的生命力重构着。

与杨丹的邂逅使“我”的心有了进一步的着落，“我”真正走进了大海，感受到它的绚烂与壮美，也体会到人类在它面前的渺小，在无边无际的金色黄昏里，两颗流浪在大洋彼岸的心紧密交融。但“我”终究是秘鲁钦博塔港的过客，结束惊心动魄的

航行后，少年终于完成了蜕变，他从对远方火车的童年幻想中出走，又回到那个最具世俗性的樟树下，回到热闹的陆地，听着此起彼伏、多元的声音，“我”的心才真正落地。

而那些不曾落地的水手们，雷默也用关切的目光、细致的书写建构起他们与陆地、与当下的联系。船长对船的执念而落下永久残疾，前半生的颠簸落到了每天照顾左腿的谨慎里、与妻女相伴的温馨里，日子反倒换来了掷地有声的回响。在船坞坟场，那些上岸后变本加厉、肆意挥霍生命的人也停了下来，切割肢体的机器同样切割着他们的躯体，等到有序的生活被肢解殆尽，一场新的历险又悄然而至。水手们的未来游移在海洋与陆地之间、风暴与安稳之间、逃离与寻找之间，他们用一次次体验和挑战抵御人生的漂浮之感，在被无限拉长的时空隧道里感受生命的质地，换取“时间好像变慢了”的生活实感。而读者也能在这慢下来的间隙里，充分浸入幽蓝之下，短暂地与广阔的海域同频呼吸。

《水手》让雷默跳出了熟悉的写作领地，他以“幽蓝”渲染小说躁动而深沉的基调，用带着飞扬气质的浪漫制造了一场虚构的狂欢，提供了关于人与自然的全新思考，可以说，为当下的海洋书写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巷陌烟火里的岁月沉香

——读楼伟华笔记小说“竹筒巷系列故事”

谢健

近日，偶然从雨派上读到楼伟华先生的笔记小说“竹筒巷系列故事”，十余则小故事读来一气呵成，让人直呼过瘾。指尖划过屏幕，仿佛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古旧木门，瞬间便踏入余姚舜水畔那条长不过一里、宽不过四米的小巷。这组故事似颗颗温润的珠子，以瓢羹、苋菜、麦苗、玉马、爽面等寻常物件为线，巧妙串起了竹筒巷的烟火气息与精神风骨，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土人情的深切眷恋。

这组故事最动人之处，在于藏在细节里的“人味儿”。卖猪头肉的大笕，仅凭一把红木首椽、蟒皮蒙筒的瓢羹，就能将淮管唱得让“男老下田畝，女忘下灶间”。面对上海大佬黄爷递来的金条、绸缎与专属演唱邀约，他却揣着淮管曲本连夜返回了竹筒巷，只留下一句“做人最要紧的是自由随意”——寥寥数字，道尽市井草根艺人的一身风骨。而由本扉页上“淮管精巧美妙，非士大夫所语”的字迹，既是她对民间艺术的坚守，更是其精神注脚——即便从事寻常生计，也藏着不寻常的钟情与尊严。

石大刀的苋菜羹，更像是承载岁月与情感的隐喻。漆黑的髻身上刻着飞鸟走兽，髻中的卤水堪称“宝贝”：既能让淬火的刀刀泛出暗蓝色，又能在寒冬勾引起邻里的食欲。县太爷曾想强索这

只髻，被石大刀坚决拒绝；后来县太爷的三姨太有孕求函，他“吃软不吃硬”地开了髻，却导致当年冬天打出的刀刀失了锋利，为此懊恼许久。这髻成了巷人心中的念想，石大刀嫁女时，将它当作嫁妆传承；多年后，石寡妇的孙子想带它远渡重洋，却因不符合国际卫生标准被没收。此后，石寡妇空落落坐在门口晒太阳，那落寞身影里，藏着一代人对故土风物的深切执念。而“戴臭喷香”的卤水味，既是竹筒巷独有的烟火气，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。

巷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却都带着一股执拗的“真”。金发洋姐阿翠嫁进竹筒巷后，穿起绣花鞋学做裁缝，却敢自作主张缝制祖胸长裙上街；何先生闲时用麦笛与乌龟相伴起舞，临终前未为自己择坟地，却留下了“太岁菌”的浪漫传说；抗清志士马先生握着爽圈唱戏营见妻儿，即便被劈断手臂，赴刑场时仍不忘唱淮管。这些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与生死离别的考验中，守住了内心的澄澈与热烈。

故事里的竹筒巷，早已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小巷，更成了一处精神坐标。坤谷家的玉马，从朱舜水的图章演变为巷人的吉祥物；洪水泛滥时，它是定心丸；

竹筒巷面临开发时，它又成了维系祖宗念想的纽带。残腿阿牛与“瞎子张”的故事更令人动容：儿时一起玩“烂泥大炮”，战时同赴国难，晚年合资创办幼儿园，彼此间一生的疏离与最终的和解里，藏着时代变迁中从未改变的情义。在这条巷子里，邻里争端总会烟消云散，灾祸面前有玉马“庇佑”的信念，就连何先生坟莹里传出的麦笛声，都带着几分温柔浪漫——这里的人相信情义、敬畏传统，在烟火气中把平淡日子过成了“诗与远方”。

写下这些鲜活故事的楼伟华，曾任《新侨报》总编辑，报纸出版多少期，他便动笔写了多少期卷首语，深厚笔力可见一斑；此前他是语文老师，宁波不少“名流”曾是他的学生，想来他当年授课时，也该如写故事般生动有趣。在朋友眼中，楼伟华幽默坦率、赤诚仗义，偶尔还带点“匪气”。这份独特性情恰好融于文字中：他写大先的洒脱、石大刀的刚直、马先生的义气，既不刻意拔高人物，也不刻意煽情，只用白描手法勾勒人物与烟火日常，却能让读者在字里行间产生深深共鸣。如今退休在家的他，品茶、喝酒、习字，还常与老同事、老朋友微信聊天，这份对生活的热忱，或许正是他能写出这般鲜活故事的根源。近两年来他还在创作玄界武俠类网络作品，这似乎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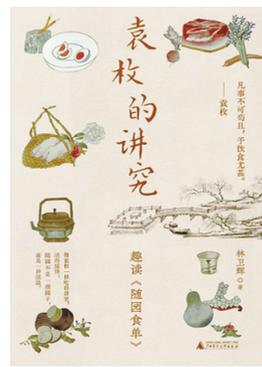
在“抢”年轻人的活儿，足见其心态尚年轻。问他为何不享晚秋？他答道：“琢磨网络小说，是为了充实生活，给自己逗乐，算是一种另类的养老方式。”

20年前，楼伟华立志写100个小人物，如今已完成40来个，“竹筒巷系列故事”便是这份坚持的结晶。

关闭雨派页面，耳畔仿佛还能听见大先的瓢羹声、何先生的麦笛声，鼻尖似乎还萦绕着石家苋菜羹的卤香味。楼伟华用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：最动人的岁月，从不在波澜壮阔的史诗里，而在巷陌间的烟火气中；最珍贵的精神，也不在殿堂高阁的典籍里，而在普通人对热爱的坚守、对情义的珍视里。这便是“竹筒巷系列故事”的独特魅力——它总能让我们想起自己记忆里的某条“竹筒巷”，想起那些藏在烟火气中的温暖与力量。

若论这组故事的写作风格，其本质是“用市井的语言、日常的叙事、克制的情感、具体的意象”，构建“以小见大的市井诗学”。它不是宏大的时代叙事，只聚焦一条老巷的人与事；它不追求戏剧化冲突，只记录生活里的琐碎与温热；它不直白宣泄情感，只让感动藏在细节之中。这种风格让作品既有“老巷子般的烟火气”，又带着“文学作品诗意的感”，最终实现了对“市井记忆”与“人性微光”的温柔书写——我们读的是竹筒巷的故事，心中想起的，却是自己记忆里那条藏着无数回忆的“老巷”。

荐书



《袁枚的讲究》

作者 林卫辉
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 2025年8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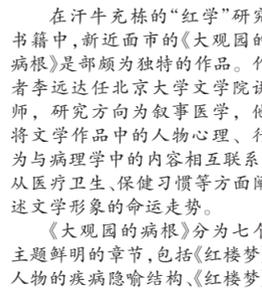
在清代文化史上，袁枚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。这位乾隆年间的进士，曾任江宁知县，却在盛年辞官隐居南京小仓山随园，以诗酒自娱，授徒著述。他主持文坛50余年，倡导“性灵说”，著有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《随园诗话》《子不语》等，而其最富烟火气的著作《随园食单》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。

这部创作于1792年的饮食专著，不仅记录了326道南北菜肴的制作方法，更承载着袁枚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的生活哲学。他提出“厨者之作料，如妇人衣之服饰”的妙喻，强调“一物有一物之味，不可混而同之”，其见解至今仍闪耀着美食智慧的光芒。

林卫辉所著《袁枚的讲究》是深入解读《随园食单》这部美食经典的文化随笔。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菜谱的简单复述上，而是以40余道精选菜肴为切入点，带领读者走进袁枚的饮食世界。书中对“蟹肉羹需现杀现烹”的时效追求、“豆腐得味远胜燕窝”的味觉哲学等细节的剖析，生动展现了袁枚对饮食本味的极致追求。

本书的特色在于贯通古今的书写。作者不仅呈现《随园食单》上的内容，更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烹饪相对照。如对“蜜汁方芳”古今做法的比较，生动体现了饮食文化的流变与传承。书中考据“肉饺”又名“颠不棱”（dumpling的音译），展现了清代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痕迹。

透过饮食表象，作者还深刻揭示了袁枚的生活美学。随园不只是一座园林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——在口腹之欲中追求审美体验，在日常饮食中践行生命态度。（推荐书友：朱延嵩）



《大观园的病根》

作者 李远达
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
日期 2025年3月

在汗牛充栋的“红学”研究书籍中，新近面市的《大观园的病根》是部颇为独特的作品。作者李远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，研究方向为叙事医学，他将文学作品中的心理、行为与病理学中的内容相互联系，从医疗卫生、保健习惯等方面阐述文学形象的命运走势。

《大观园的病根》分为七个主题鲜明的章节，包括《红楼梦》人物的疾病隐喻结构、《红楼梦》的医者塑造、钟鸣鼎食之家的药物隐喻、荣国府里的养生书写等。虽然在这些内容中，存在不少和前辈“红学”研究者的学术成果相重叠的地方，但整体而言，本书视角独特，作者将小说放置在古人所构建的健康文化体系中，很多观点不仅具有独创性，还能带给人们启迪。

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有大量涉及医疗、疾病的内容，如林黛玉的“娇柔一身之病”，薛宝钗的“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”，王熙凤的“下红之症”，史湘云的“肩窝痲”，还有贾母暗自自叹的“病的病，弱的弱”。但疾病在这本巨著中其实只是表层的文化现象，李远达深入挖掘了医学描写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、情节结构安排、矛盾冲突展开等方面的作用，并探究这种有意识的创作手法如何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，为作品锦上添花。

写到病，免不了要在“医生”上落笔。《红楼梦》里写了儒医张友士、太医王济仁、游医胡君荣、铃医王一贴等，他们都是医生，但身份、脾性各有差别。其实在这几类医生形象中，学者们恰恰对身份卑微、性喜“胡诌”的王一贴研究最多。曹雪芹借他之口，暗指人性中的瑕疵往往无可救药。“药物辨真伪，方书通古今”。读《红楼梦》，有很多方法，本书所介绍的是极为新颖有益的一种。（推荐书友：璁墨）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